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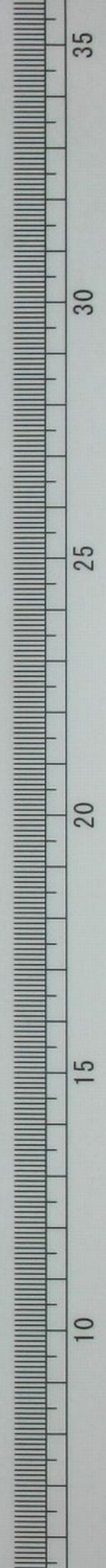


校訂  
補

文章軌範評林

一二

113  
1107  
1





正續合併

藍田先生補訂

不許翻刻  
千里必究

文章軌範評林

滿黃亭藏

技刻文章軌範序

天三十五年二月  
花房仙次郎氏

夫自六經而下孟子荀卿左氏司馬揚雄  
班固真命世者豈世出哉且文章之  
道輕重疾徐華辯質訥雖迺多端然弗復  
過脩辭達意二塗焉耳夫辭非脩則弗達  
是豈歧為二哉彼排偶靡麗固非古也夫  
辭非脩則弗達餘蓋雋永令人自思而得  
之達亦深矣夫子不云乎言之無文行而

413  
1107  
12



113  
1107

不遠古之立言亡乃謂不朽與蓋至王陽  
明序文章軌範曰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  
有資於場屋者自漢迄宋凡若干篇標揭  
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曰文章軌範蓋古  
文之與不止於是是獨爲舉業者設耳軌  
範見尚於世于今久矣以余觀於軌範豈  
獨爲舉業者設而已乎哉誠古文之與不  
止於是是皆竟古今揭日月不磨滅者真

所謂古之立言不朽也與凡讀書者稱孟  
子荀卿左氏司馬揚雄班固至文固勿論  
已自韓柳以還亦稱而尚論之大率耳食  
而臭味之弗別若存若亡滔滔乎傳響雷  
同哉斯謝疊山之所繇有軌範也邪若夫  
陽明謂是獨爲舉業者設匪獨爲貴陽之  
士欲令天下後世尊信之因姑作此說與  
不然蓋必不然者則有之疊山雖嘗署學

平本主筆甫丁



職實歷不滿八月在世叔季第憂國家覆  
亡亡日之弗暇奚皇論舉業也總之出乎  
窮愁無聊末如之何乃選取古文關於世  
故傳之身後使覩微意之有在者非邪及  
宋遂亡二作書却元人之聘不食而死果  
哉奚皇論舉業也於戲軌範所撮誠古文  
之奧不止於是是皆竟古今揭日月不磨  
滅者真所謂古之立言不朽也與不佞龜

年嘗得數本校讐雖互有舛訛其所載篇  
次全同一無出入蓋以謝選輯於前而王  
為序于後耳其續編者有異本不同無序  
跋可徵則不為亡疑矣然能於古文本乎  
其萃署鄒東郭焦漪園李九我三子名者  
最為近之要非復有識君子所鑒哉而誰  
也庸詎問其真假焉故今并正續同即本  
集諸書削衍補脫痛訂其誤眾評及註雖



厭繁無不為無裨輔于初學豈蛇足視之  
哉是以獨削重複猶多補其不備鉛槧歷  
歲遂成善本則論梓云

日本寬政三年辛亥春正月

東都 東龜年序



門人 越中 樊正則書



正續文章軌範評林註釋補訂凡例

一文章軌範數本弗唯有異同率為多紕繆今乃就  
本集諸本削衍補脫以正其訛然軌範異而勝於  
本集諸本者固多有則仍舊弗敢改特標異同於  
別額焉耳其稱考異謂朱晦菴韓文考異稱八大  
謂茅鹿門八大家抄蔣本謂蔣楚遲註韓柳文雋  
謂徂來先生四大家雋諸本蓋泛指異本及諸名  
家所選也于鱗氏云文大業也按文大役也實非  
虛言也且不至其地位而論文真矮人觀場爾然  
人各有肺腸余故弗能無所是非也



一諸名家評真成林顧陳禹謨雖顧廻瀾門人亦爲書賈蒐羅而出之邪今雖似煩蕪可厭然實文章鼓吹是豈比笙蹄哉故匪特弗削猶就本集諸書補以舉於舊曾則必曰補以別之若一篇總評輯錄於後者雖廻補入茲刻不復曰補蓋以原本則無異本所有也

一註未備者暨編中諸人姓名家世悉皆隨註補入茲刻復必加補字原本旁注茲刻皆細書移嵌于本文間若攝入註間圈以別之

一儻有臆說管窺乃與異同同皆揭諸別額

一抹若重圈若圈若批等皆名家所爲不可復廢雖然要在讀者了解且茲刻邦讀發字絲紛星羅批圈無可容地矧抹之類乎故盡刪去則陳禹謨識批評圖並爲無用長物然尚且出之於首簡意在雞肋寔爲羊存

一諸名家評補而弗刪固勿論已儻其上篇評謬混於下評下篇評跳入于上篇卽本集諸書痛繩然後乃遷就使得其所而止若乃王臨川讀孟嘗君傳附劉賓客評劉賓客唐劉禹錫遷太子賓客世代邈倒錯書賈失手邪如是類卽刪去及重複亦



刪小有異同雖在疑似間弗敢妄刪

一層上諸評頌文處置固也卽總評輯錄于各篇後者亦不以時之先後爲序今茲刻仍舊弗改

一軌範正續爲一部行于世久矣余嘗得數本而按正編所載六十九篇篇次全同一無出入蓋以疊山所選輯而陽明作序也續編所載異本出入多少者有之顧書賈各自倩學者假託名家以銜鬻于世者邪不然豈亦有出入哉本邦舊刊翻刻明書林陳德宗萬曆年間本最爲近之矣然絕無序跋可爲徵則雖弗識鄒焦李三子非假託與否

其所選錄皆古文中傑出者弗啻紹續紹庸何論選若閱等真假焉故以陳德宗本爲則一隨正編例至評及註尚大補訂弗敢加刪要爲自余而下者爾

一筆削積歲殺青已成方欲上木則龜田侯及南紀內田清曠聞之出其橐裝助費龜年於是乎刻于私塾云

東龜年識

補訂凡例畢



王守仁字伯安

### 文章軌範序

王守仁撰

本集設耳 又講求兵 法陳勢讀 聖者傳言 言陽明洞 已久而言 陽之士獨 主之多見 侍御王君 汝新建伯 汝捐於按 歷之暇手 錄其所記 憶求善本 而按是之 謀諸方伯 郭公董相 從祀

宋謝枋得氏取古文之有資於場屋者自漢迄  
 宋凡六十有九篇標揭其篇章句字之法名之  
 曰文章軌範蓋古文之奧不止於是是獨為舉  
 業者設耳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  
 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  
 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聖賢  
 之學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  
 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  
 進終不大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贄

與捐俸粟 之資錄之 梓將以嘉 惠貴陽之 士曰枋得 為宋忠臣 固以舉業 進者是吾 微有訓焉 屬守仁叙 一言於簡 首九十五 字

故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  
 弗飾是謂無禮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  
 工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可工也弗工於舉  
 業而求於倖進是偽飾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  
 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  
 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誠焉耳攻舉  
 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見夫由  
 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媒利無事君之實而遂  
 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舉業之時惟欲釣聲利  
 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



本集召矣補孟子語  
 下有吾懼蓋心上  
 貴陽之士補伊川語  
 謂二公之在二程全  
 為是舉徒書  
 以資其希補灑所買  
 寵祿之望反土聲  
 蹄也則二  
 公之志荒  
 矣於是乎  
 言三十五  
 字  
 今按雖不  
 識何人所  
 刪刪者為  
 勝

也。鄒孟氏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灑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灑掃應對之可以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傳周孔矣。

序畢

正文章軌範目錄

第一卷

放膽文

- 與于襄陽書 韓文公
- 後念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文公
-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韓文公
- 上張僕射書 韓退之
- 與陳給事書 韓文公
-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退之
-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文公



答陳商書

韓文公

送石處士序

韓退之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文公

送楊少尹序

韓退之

送高閑上人序

韓文公

送殷員外使回鶻序

韓昌黎

原毀

韓文公

第二卷

放膽文

爭臣論

韓文公

諱辯

韓文公

桐葉封弟辯

柳子厚

與韓愈論史書

柳柳州

晉文公問守原議

柳柳州

朋黨論

歐陽公

縱囚論

歐陽公

春秋論

歐陽公

第三卷

小心文

管仲論

蘇老泉



高祖論

蘇老泉

春秋論

蘇老泉

范增論

蘇東坡

鼂錯論

蘇子瞻

留侯論

蘇東坡

始皇論

蘇東坡

王者不治夷狄論

蘇東坡

荀卿論

蘇東坡

第四卷

小心文

原道

韓文公

與孟尚書書

韓文公

上高宗封事

胡澹菴

上田樞密書

蘇老泉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東坡

上范司諫書

歐陽公

第五卷

小心文

師說

韓文公

獲麟解

韓文公



雜說上

韓文公

雜說下

韓文公

送薛存義之任序

柳柳州

送董邵南游河北序

韓文公

送王秀才序

韓文公

答李秀才書

韓昌黎

送許鄆州序

韓文公

贈崔復州序

韓文公

讀李翱文

歐陽公

讀孟嘗君傳

王荆公

第六卷

小心文

前出師表

諸葛武侯

送浮屠文暢師序

韓文公

柳子厚墓誌銘

韓昌黎

大唐中興頌序

元次山

箕子碑

柳柳州

嚴先生祠堂記

范文正公

跋紹興辛巳親征詔州

辛稼軒

袁州州學記

李泰伯



書洛陽名園記後

李文叔

岳陽樓記

范文正公

第七卷

小心文

祭田橫墓文

韓文公

上梅直講書

蘇東坡

三槐堂銘

蘇東坡

表忠觀碑

蘇東坡

送孟東野序

韓文公

前赤壁賦

蘇東坡

後赤壁賦

蘇東坡

阿房宮賦

杜牧之

送李愿歸盤谷序

韓昌黎

歸去來辭

陶靖節

以上凡六十九篇

目錄畢



讀軌範批評凡例

緊要處或一篇主意

轉或提或連

妙境

佳境

字母或主意

字母或主意

字眼或主意

字眼或主意

大段落

大段落

小段落

段落中枝節

承上起下一篇歧路處

一疊山先生批點軌範久為後學宗故其中間訓註批

辭一字不易其或有圈點而無批註者今皆補入

一凡上有標識某公某公者係廻瀾先生採集群書批

辭今九我先生復加眾評大都品鑒精核者輯之浪

語則削去

一凡上無標識某公某公者或疊山或廻瀾所自評總

華本宗上  
有所字

一本係作  
俱採集作  
手采



句與鈞同

疊山一本  
作廻瀾

正續軌範  
不載狀哀

辭陳禹謨  
為書賈作

此妄語邪  
四一作回

一一校讎  
數四而脫

落舛訛最  
多如彼則

書賈假託  
陳禹謨邪

之出自二先生者十之五。出自諸名公者半。

一集中或圈或點或抹或斷或句或畫俱文字大旨所

係深意所存要非草草耳皆自疊山親手裁定

一文章軌範原係疊山先生批選所深致意者也。大要

有補於舉業者不遺於舉業稍遠者不錄故其誌銘

碑狀僅錄十之二三祭文哀辭表狀僅錄十之一二

今不敢妄自增益姑仍其舊

一軌範世無善本茲取宋板舊刻一一校讎數四或依

古本而用古字或訂今本而改今非無一字之訛無

一字之簡讀者毋或輕改

陳禹謨識

此評凡例舉

補宋謝枋  
得字君直

號疊山弋  
陽人出署

學職及宋  
亡不食而

死終不臣  
于元

補明李廷  
機字爾張

號九我晉  
江人鄉會

俱第一以  
榜眼歷文

淵閣大學  
士加太子

太保

正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一

宋 廣信 疊山先生謝枋得批選

明 太史 九我先生李廷機評訓

日本東都 藍田 東龜年補訂

放膽文

大凡學文初要膽大終要心小由麤入細由俗

入雅由繁入簡由豪蕩入純粹此集皆麤枝大

葉之文本於禮義老於世事合於人情初學熟

之開廣其胸襟發舒其志氣但見文之易不見

文之難必能放言高論筆端不窘東矣



與于襄陽書

韓文公

補唐韓文公名愈字退之南陽人官至京兆尹兼侍御史大夫諫佛骨貶潮州刺史公常自稱昌黎諡曰文有昌黎文集  
名頓字允元貞元十四年拜山南東道節度使是時吳少誠叛頓率兵自山取之禽其將李璨又勝之  
升襄州為大都督府廣募戰士備良械擱然有專漢南意累遷檢校尚書六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封燕國公

補將仕郎正九品

七月三日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隱然許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

凡諸名家所注為改為節為轉

之類悉存不刪然至其乙者一用鄙夷獨斷後皆倣此

此類固非其諸亦作其故

考異諸本無出字

之後焉隱然許莫為之前雖美而不彰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下之人無可推歟何其相須之殷而相遇之疎也以故在下之人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未嘗干之挽上生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側聞閣下抱不世出之才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卷舒不隨乎時文武惟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文婉曲抑有味

三文章軌範言本

卷之一

二



門疑閣字  
之訛

史記一本  
韓公主意  
作戰國策  
全在此句  
此蓋合史  
與國策注  
者

廢考異諸  
本作費

未聞後進之士有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  
之而未得邪有味將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  
雖遇其人未暇禮邪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愈雖不  
才其自處不敢後於恒人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

曲有 古人有言請自隗始史記燕昭王卑身厚幣以

孤之國亂而襲破燕孤極知燕小力少不足以報誠  
得賢士與共國以雪先王之耻孤之願也先生視可  
者得身事之郭隗曰古之人君有以千金使涓人求  
千里馬者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而返王大怒涓人  
曰馬骨且買況生者乎馬今至矣不期年千里馬至  
者三今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況賢乎隗者豈遠千  
里哉於是昭王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士爭趨燕樂  
數自魏往刺辛自趙往昭王以樂毅為亞卿任以國  
事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不過廢閣下

齷音錯齷  
齷急促句  
狡一作狹  
狡之貌

雋無以字  
非是  
前半篇魂  
璋游泚後  
半篇婉戀  
凄切

一朝之享而足也如曰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

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之所敢知也有味

世之齷齷者既不足以語之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

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獻舊所為文一十八首如

賜覽觀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健愈恐懼再拜

謝疊山評昌黎作文專占地步如人要在高處立要

在平處行要在闊處坐上下之人負其能不  
肯諂其上不肯書為君子上下之人負其位不  
肯顧其下不肯免為小人高材多戚戚之窮  
則是君子而安貧賤盛位無赫赫之光則  
是庸人而苟富貴韓公之所以自處者可  
謂高矣

錢豐寰評樓閣重重似費結構却又  
氣呵成有建瓴之勢



後念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文公

念考異諸  
本作廿音  
入俗音念  
物唐因隋  
制以三省  
之長中書  
令侍中尚  
書令共議  
國政此宰  
相職也其  
後以太宗  
嘗為尚書  
令臣下避  
不敢居其  
職由是僕  
射為尚書  
省長官與  
侍中中書  
令號為宰  
相

補唐制進士登第後吏部試之其程度然  
後命之官公貞元八年登第後又以博學宏  
辭三試於吏部不售而黜於中書此貞元十  
一年上宰相書求他凡三上書不報是年五月  
東歸時宰相趙憬賈耽盧邁也第一書正月  
二十七日第二書二月十六日第三書三月  
十六日此書蓋第三書也

後以太宗  
嘗為尚書  
令臣下避  
不敢居其  
職由是僕  
射為尚書  
省長官與  
侍中中書  
令號為宰  
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  
愈聞周公之為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  
哺方一沐三握其髮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  
舉用凡字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十二字四海  
皆已無虞六字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

握考異諸  
本作捉下  
皆同

貢十五字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十四字天

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修理十七字風俗

皆已敦厚六字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需被者皆

已得宜七字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十四字

字句○此一段連下九箇皆已字變化七樣句法字  
有多少句有長短文有反順起伏頓挫如層瀾激濤  
怒波讀者但見其精神不覺其重疊此章法句法也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

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

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

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伏案豈復有所謀議

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連下三箇豈復字變化三樣句法讀者但見其精明然

搭都合切  
打也  
謀考異諸  
本作計  
明一作神

疾忙插入  
此兩句最  
妙  
茅坤云此  
搭上自家  
來



如周公之此又推出  
心一句雋周公之心  
屬下句讀以鼓舞當  
時宰相極

勤上之考有神力  
異諸本作惟其如是  
為三句文字多峰嶸

便奇一作王鳳洲云  
更是將無多有生出  
烟波

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思慮  
有所未及以負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  
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未盡章章如  
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與沐  
矣豈特吐哺握髮之勤而止哉此一轉有筆力惟其  
如是故於今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只是  
頌成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便了今閣下為輔相亦  
近耳天下之賢才豈盡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  
盡除去四海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  
豈盡賓貢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

考異諸本  
周公下無  
之字進退  
作去就

以前是為  
相之道以  
後是士化  
之情

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盡脩理風俗豈盡敦  
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霑被者豈盡得宜休徵  
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此一段說今宰相不  
對皆已二字亦巧句法變化其所求進見之士抱雖  
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婉  
有其所稱說豈盡無所補哉本九箇豈盡字與前  
法今雖不能如周公之吐哺握髮亦宜引而  
進之方纔察其所以而進退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  
之待命四十餘日矣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  
而閣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



人考異諸  
本作士  
補孟子滕  
文公篇周

吊上考異  
諸本有相  
字  
霄白古之  
君子仕乎  
孟子曰仕  
傳曰孔子  
三月無君  
則皇皇如  
也出疆必  
載管公明  
儀曰古之  
人三月無  
君則甲

焉問下其亦察之古之人三月不仕則弔故出疆必  
載質然所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  
此句於魯不可則去之齊此句於齊不可則去之宋  
之鄭之秦之楚也此句十五字章法  
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邦矣此一段以  
節節占地步  
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  
矣此一轉在  
山林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  
者之所能安也此一段在  
如有憂天下之心則不能  
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  
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  
數及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

又一轉有  
恣態  
補但來先  
生曰韓求  
進書中局  
面最大者  
凡三出書  
而三變其  
格才哉  
補春臺云  
以周公與  
當時之事  
反覆對說  
却病高古  
此退之文  
未古處古  
人不如是  
整齊

此言朔

懼考異諸  
本作恐

按滄溟送  
龔懋卿序  
從此書來  
懋卿與公  
孫弘錯綜  
對說以古  
文辭錢遂

出大賢之門下是懼若下惟恐不得出大賢之門下  
二字在末句法奇健亦惟小垂察焉瀆冒威尊惶懼無已愈再  
拜  
樓迂齋評以周公與當時之事反覆對說而求士之  
緩急居然可見雖是退之切於求進然理  
此亦如  
林次崖評以周公來立說自是壓倒人後面明說當  
時不如周公人亦不敢恠意復婉轉令人  
都不覺未雖有求用之意要其自處亦甚  
高文字字關闔變化有法度有氣勢有光燄  
熟讀可發才  
思可長文格  
錢豐寰評古來無此局面自退之變出氣傑神王  
勁格高足稱絕唱前論相道處直而不激  
下言士情處  
曲而不卑



使人不覺其所襲

與考異諸本作於

補禮王制十里之外

設方伯五

國以為屬

屬有長十

國以為連

連有師三

十國以為

卒卒有正

二百一十

國以為州

州有伯

聲譽遠

遠矣

與考異諸

本作於

正文章九範平木

卷之一

顧迴瀾評

此篇中論周公之待士，反復委折，可為作文之法。然以公之賢，宰相書急於仕，進如此，亦可惜也。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韓文公

補張籍字文昌，歷官太祝、秘書郎、國子司業。晚年失明。○李浙東名異，時張籍為太常寺太祝，病眼，京師公於是為之代書。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閣下。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起句遂不惟閣下心事，榮華與俗輩不同，籍固以藏之胸中矣。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到京師，籍與李君友也，不見六七年。

形狀情懷如畫如生

補常嘗通

自喜自悲

自奮無限

感慨

後

諸本作已

以考異

其考異諸

本作出

無瞳子

盲音萌目

茅坤云此

聞其至，馳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且先賀其得賢主人。李君曰：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數日，籍益聞所不聞，籍私獨喜，常以為自今以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有之，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胸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其胸中之奇乎？因飲泣不能語，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

正文章九範平木

卷之一

七



考異無其字

幾轉洶湧疊出可泣可涕

尚考異諸本作而

能考異諸本作皆尚作儻錢下考異諸本有財字

賢不賢不當計其盲與不盲也。此又轉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轉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幸未死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前問下能信尚致之於門邪籍又善於古詩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健問下無事時一致之座側使跪進其所有問下憑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夫盲者業專於藝必精故樂工能盲籍尚可與此輩比並乎使籍進誠不以畜妻子憂饑寒亂心。此有錢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

醜不見面也

補物子云全學孟子起伏變化曲盡其妙此等書學士家視為

之年皆問下之賜問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妙句法其恩輕重大小籍宜如何報也。結得問下裁之度之籍慙覩再拜

黃東發評俱就盲上發明不為悲

錢豐寰評獨以目盲一節來摹寫或悲憤或慶幸或冀望情詞雜出一一動人真可謂文中直

上張僕射書

韓退之

張僕射名建封字本立兗州人貞元四年為徐州刺史徐泗濠節度使十二年加檢校右僕射公以十五年二月脫汴州之亂依建封於徐秋建封辟為節度推官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



常物若細覽之筆下變化如走龍蛇是初學之利刃補古人有言左定五年王孫由干之言

蔣本及馬雖不晨入下有而字恐非是此暗指不必使晨入夜歸

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用事變化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於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為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為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就身翻入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為是故

公孫丑下

鄒東郭云從孟子來却變得好人便不厭

為下者不獲罪於上為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此一段分明是張公幹旋得婉曲可法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此一章辭太直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為名實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



茅坤云二  
意翻兩層  
退之每用  
此法却自  
孟子來

為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此下文聞執事之於愈如  
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八字執事之待士  
以禮如此。九字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  
此。十五字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十字執事之厚於  
故舊如此。九字連下五個如此字句。又將曰韓  
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十一字韓愈之不諂屈於富  
貴之人如此。十三字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  
此。十四字又連下三箇如則死於執事之門無  
悔也。一段文勢如狂瀾浩波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  
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天下之人聞執事

六一作二  
考異諸本  
作知己知  
己

茅坤云三  
段文勢如  
珠走盤

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  
耳。絕筆力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前段說  
反只用六句頓。挫波瀾絕妙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  
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則未也。  
受人之恩與受人之知不同。感恩易感知。知伏惟哀其  
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此  
句無緊要句愈恐懼再拜。  
蘇老泉評：昌黎此書如長江大河渾浩流轉。龍龜蛟  
龍萬怪惶惑而抑遏揜蔽不使自露。而人  
望見其淵然之光蒼然之  
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視。  
茅鹿門評：申情之文故宜於圓暢反覆。又曰：古人有  
道屈於不知己者而伸于知己。昌黎



錢豐褒評此篇道理頗正 文勢筆力俱高

與陳給事書

韓文公

陳給事名京字慶復大曆元年進士第 以論禘祭命旨自考功員外遷給事中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頓不得朝夕繼見法其後閣下位益尊伺候於門墻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墻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脩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脩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疎加之

補物子云此與與于襄陽書皆所謂雙關文法者顧充云韓文賦進舉極鍛鍊極洗刷是舉業下業之祖有文字二字確言謝枋得云陳止齋作論雙關文

傷心下無而字恐非是此法皆本干

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閱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悄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為復志賦已下十首為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

悄無膠也慍也

郭伯溫云善有生紙言熟紙生紙非有喪



不用退之  
用生紙急  
于自解不  
暇擇取

不加裝飾皆有楷字注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  
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韓退之

補益此書上宰相  
相第二書也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  
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  
不敢逃遁不知所為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  
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之求免於人  
也法字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神然後呼而望之也  
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

王維續云  
前雙提後  
即散應文

又一考異  
法本有去

字方錯落  
可觀

茅坤云逐  
句照應行

鎖華本作  
文血脉相  
貫如金鎖  
刺  
立考異諸  
本作力

氣佚若才  
精神

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法字彼介於其側  
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  
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  
狂奔盡氣法句濡手足法句焦毛髮法句救之而不辭也若  
是者何哉收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法章愈之疆  
學立行有年矣法字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法字以  
蹈於窮餓之水火法以蹈水火譬喻遂下力行愚不惟  
處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  
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  
於閣下者曰法想有觀溺於水而藝於火者法神有可救

三才章九卷平水

卷之一

十二



呂祖謙云此下又設一難以終其所欲言

考異諸本足下無以其所欲言

吾字

茅坤云又自開後門

之道而終莫之救也甲法閣下且以為仁人乎哉妙不  
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  
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  
者誠其材能不足以當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  
在上位者之為耳非天之所為也此即賈誼云非天  
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  
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  
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法況在宰相  
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或取於盜  
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窮

補禮雜記孔子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

補檀弓精文子所舉於晉國管庫之十七十有餘家

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此書譬喻格從孟子來

茅鹿門評所見似悲感而文則逸宕可誦

錢豐寰評起伏操縱若神

應科目時與人書

韓文公

唐舉子禮部及第後須守選選未滿或就制舉或書判拔萃方獲出仕此書謂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是專指宏詞試也或作與韋舍人即貞元九年宏詞試耳○補唐選舉志云所謂制科者其來遠矣自漢以來天子常稱制詔道其所欲而親策之唐制取上之科

月日愈再拜天池之濱起大江之濱曰有怪物焉體

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其得水變化風雨土

茅坤云只一個譬喻看他一連六個轉換



考異諸  
於作  
谷考異諸  
本作險

積音寶

穉文照曰  
句句抱前  
句句刺心

茅鹿門云

下於天不難也。其不及水蓋尋常尺寸之間耳。無高山大陵曠塗絕谷為之關隔也。謝云譬喻然其窮澗不能自致乎水為獮獺之笑者蓋十八九矣。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然是物也負其異於眾也且口爛死於沙泥吾寧樂之若俛首帖耳搖尾而乞憐者非我之志也。是以有力者遇之熟視之若無覩也。其死其生固不可知也。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聊試仰首一鳴號焉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乎其哀之命也。其不哀之命也知其命而且鳴

索一作紫

考異諸本  
無露字子  
下無之字

空中樓閣  
其自擬處  
奇而文亦  
奇

號之者亦命也。愈今者實有類於是。謝云一篇皆是以忘其疎愚之罪而有是說焉。閣下其亦憐察之。

錢豐稟評僅僅二百六十餘字而驚湍怒濤安瀾索顧廻瀾評流雜出其間洞庭岳陽之勝亦止是耳

答陳商書

韓文公

公在國子時商未第以文求益而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尚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智識且諭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露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之所須



補韓非子  
內餘說上

補茅坤云  
有生色

考異下悉  
字無考異  
諸本王下  
無之字

誠考異諸  
本作雖  
故周也

錢豐實云  
譬喻之妙  
自孟子莊  
子外吾獨

也須求也意  
齊王好竽  
齊韓非子齊宣王好竽必三百

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

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

帝之所作也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瑟雖工如

王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

味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為文必

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

誠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為

不也而有味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

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惟吾子諒察愈白

胡思泉評以明理之文而求仕于當世不投時好如

顧迴瀾評好作奇語自是種才料但當以理為主

送石處士序

韓退之

石處士名洪字洛川洛陽人罷黃州錄事參

河陽軍節度御史大夫烏公名重為節度之三月求

士於從事之賢者有薦石先生者公曰先生何如曰

先生居嵩切山名灑穀

之間冬一裘夏

盡言下考  
異諸本有  
之字恐非

取韓退之  
彼其意到  
筆隨思餘  
語止伸縮  
變化惟所  
欲為吾不  
得而窺其  
際焉

圃朱晦菴  
云或有赴  
河陽參謀

字

茅坤云借  
從事者荐  
詞作謫美  
極得休

卷之十一

灑穀

十五



免考異諸  
本作辭仕  
下無則字

林希元云

與之語管

到龜卜也

止中間用

三個若字

有三意文

法變化不

同看他句

法長短不

齊處

王侁云是

又借從事

者之言安

恒或作垣

非是元和

一葛。此是衣不食朝夕飯一盂蔬一盤。看他說衣食

甚人與之錢則辭。言其請與出游未嘗以車免其

勸之仕則不應坐一室左右圖書與之語道理。字

辨古今事當否。六字論人高下。四字事後當成敗。

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車就熟路而

王良造父。二人共古為之先後也。一句長以二句若燭

照數計而龜卜也。一句短如此設譬喻作句法大

夫曰先生有以自老無求於人其肯為某來邪從事

曰大夫文武忠孝求士為國不私於家方今寇聚於

恒師環其疆饗不耕收財粟殫亡吾所處地歸輸之

塗治法征謀宜有所出先生仁且勇若以義請而強

委重焉其何說之辭。此段文勢似緩慢若逐句於是

撰書詞具馬幣十日以授使者求先生之廬而請焉

音他。粧撰大夫從事賓。先生不告於妻子不謀於朋

友。此言出處冠帶出見客拜受書禮於門內宵則沐

浴戒行李載書冊問道所由告行於常所來往。敘事

有法。○以。晨畢至張上東門外。張供帳也。如今筵

酒三行且起有執爵而言曰大夫真能以義取人

先生真能以道自任決去就為先生別道。若只下以

去就三字。句法便奇。又酌而祝曰凡去就出處何

四年成德  
軍節度使  
王士真卒  
其子承宗

叛鎮州恒  
山郡本恒  
肅成德軍

所治也  
撰書詞考  
與上勸之  
任不應相

異諸本作  
讓李作事  
晨下有則

字  
言下考異  
此處雖美  
諸本有者  
鳥公

李九我云  
四祝詞一



段駁一段

常惟義之歸遂以為先生壽又酌而祝曰使大夫

有恒無變其初無務富其家而饑其師無甘受佞人

而外敬正士十字無味於諂言五字惟先生是聽以

能有成功保天子之寵命此一章句法長短不一又祝

曰使先生無圖利於大夫而私便其身圖先生起

拜祝辭曰敢不敬蚤夜以求從祝規此一句於是

東都之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結

遂各為歌詩六韻退愈為遺或作之序云

謝疊山評與之語道理辨古今事當否論人高下事

當成敗若河決下流而東注若駟馬駕輕

車就熟路而王良造父為之先後也此一

章譬喻文法最奇韓文公作文千變萬化

不可捉摸如雷電鬼神使人不可測其作

章侍講盛山十二詩序云夫儒者之於患

難苟非其自取之其拒而不受於懷也若

築河堤以障屋雷其容而消之也若水之

於海金石以破於蟋蟀之鳴蟲船之聲况也

不快於考功盛山一出入息之間哉此段

分明是送石處士序譬喻文法恐人識破

便變化三樣句分作三段此公平生以怪

怪奇奇自負其作文要使人不可測識如

陳后山送參寥序云其議古今張人情貌

肖否言之從違詩之精粗若水赴壑阪走

丸倒囊出物鷲鳥舉而風逼之也若升高

視下爬痒而鑑貌也此一段文亦新奇不

蹈襲只是被入看破全是學

韓文公送石洪處士序文

樓迂齋評看前面大夫從事四轉反覆又看後面四

王文章九苞平水

卷之一

十七

考異諸本  
作之人士  
蔣之翹注  
退或作遺

前面許多  
委曲一句  
結盡有千  
鈞之力

華侍講名  
處厚字德  
載堂歷考  
功員外郎  
陳后山名  
師道字無  
己與曾子  
固蘇子瞻  
同時參寥  
僧



茅鹿門評

以議論行敘事當是退之變調

錢豐寰評

通篇總是相與有成四字石先生家貧樂道學博謀長便見不肯圖利于大夫私便

其身圖而能以道自任大夫為國為民求士輔政便見非富其家飢其師受接人味諄言之人而能以義取人一篇皆含此意至末節方曰於是東都之士咸知大夫與先生果能相與以有成也一篇又意歸結在一句上真是妙手

補春臺三未必如顧評

顧廻瀾評

是之學孟子不及在左傳有逼真學左傳處遠去序文是也

送溫處士赴河陽軍序

韓文公

考異諸本無多於之於能遂之絕妙便是

此段取證

北馬多於天下伯樂雖善知馬安能逐空其群邪

伯樂一過冀北之野而馬群遂空

補關空用譬喻作議論亦

考異多下或有於字能下或有遂字

烏公一錄河陽而東都處士之

之者曰吾所謂空非無馬也無良馬也伯樂知馬遇其良輒取之羣無留良馬苟無良雖謂無馬不為虛語矣

東都固士大夫之冀北也特才能深藏而不市者洛之北涯曰石生其南涯曰溫生

大夫

烏公以鉄鉞鎮河陽之三月以石生為才以禮

為羅羅而致之幕下未數月也以溫生為才於是以

石生為媒以禮為羅又羅而致之幕下東都雖信多

才士朝取一人焉拔其尤暮取一人焉拔其尤自居

守河南尹以及百司之執事與吾輩二縣之大夫政

有所不通事有所可疑奚所諮而處焉士大夫之去

茅坤云後石生元其能盡取無留良也

此段發明前空群意

補河南尹留守鄭餘

補二縣洛



河南也

公詩為河

南今

鄒德溥云

敘溫生全

托在去後

感慨中見

之

若是而下

了却前取

譬之意

夫南面而

下歸美烏

公且賀且

惜多情動

人

李東陽云

推開一步

絕見正大

而地位高

位而巷處者誰與嬉遊小子後生於何考德而問業

焉措紳之東西行過是都者無所禮於其廬此一段

河陽而東都處士之廬無人焉豈不可也夫南面而

聽天下其所託重而恃力者惟相與將耳相為天子

得人于朝廷將為天子得文武士於幕下求內外無

治不可得也愈廢於茲不能自引去資二生以待老

今皆為有力者奪之其何能無介然於懷邪生既至

拜公於軍門其為吾以前所稱為天下賀收拾前意

以後所稱為吾致私怨於盡取也留守相公首為四

韻詩歌其事愈因推其意而序之

虞邵菴評前二段是譬喻格伯樂譬烏公冀北譬東

林次崖評此篇都不待說溫之賢只說溫生既取而

茅鹿門評以烏公得士為文而溫生之賢自見

送楊少尹序

韓退之

楊少尹名巨源字景山貞元五年第進士以能詩顯名

昔疏廣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辭位而去于時公卿設

供張祖道東門外車數百兩道路觀者多歎息泣下

共言其賢補漢書疏廣傳廣東海蘭陵人仕至太子

以容形主 茅坤云引 古人事起 議論 考異疏或 作疎 東考異諸



本作都  
路八大作  
傍下同

董份云一  
篇情景在  
托病上寫  
出

路本集及  
雋作邊  
考異諸本  
與作以春  
臺先生云  
與常讀為  
下聲  
跡跡考異

王整云此  
一段更妙  
有餘不盡  
愈出愈奇

謂受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宦成名立如漢史既傳  
此不去懼有後悔乃上疏乞骸骨上許之  
其事而後世工畫者又圖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  
若前日事國子司業楊君巨源題入方以能詩訓後進  
一旦以年滿七十亦白丞相去歸其鄉世常說古今  
人不相及今楊與二疏其意豈異也予忝在公卿後  
遇病不能出不知楊侯去時城門外送者幾人車幾  
兩馬幾匹道路觀者亦有歎息知其為賢與否而太  
史氏又能張大其事為傳繼二疏踪跡否不落莫否  
見今世無工畫者又一掉而畫與不畫固不論也然  
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為其都少

諸本作蹤  
跡

古今人句  
應前古今  
人不相及  
意  
未以歸美  
巨源一段  
作結果  
茅坤云有  
生色讀之  
自當解頤

禮冠義陳  
特註鄉先  
生鄉之年  
德俱高者  
或致仕之  
人

尹不絕其祿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於詩者亦  
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字有有是事否古  
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為家罷則  
無所於歸楊侯始冠舉於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今之  
歸指其樹曰某樹吾先人之所種也某水某丘吾童  
子時所釣游也此見不忘鄉人莫不加敬誠子孫以  
楊侯不去其鄉為法古之所謂鄉先生沒而可祭於  
社者若今歸鄉必以此為忘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  
補伊東涯曰韓文公送楊少尹序曰楊侯始冠舉於  
其鄉歌鹿鳴而來也予始意鹿鳴古天子饗諸侯之  
歌韓子之用之特擬古而言耳後閱杜祐通典曰唐  
貢士每歲仲冬郡縣館監課試其成者長史會屬僚



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名者艾叙少長而觀既饒而與計借據此則韓子所言乃唐故事非虛言者蔣注不及此因表而出之

謝疊山評文有氣力有光燄頓挫豪宕讀之殊快人意發人才思

唐荆川評前後照應而錯綜不可言此等文字蘇曾王集內無之

茅鹿門評以二疏美少尹而專虛景

顧迴瀾評退之見揚少尹之去彷彿似二疏遂將二疏來形容粧出許多景象前說二疏所有或詞曲折動人未托慨世之詞歸美少尹

或詞曲折動人未托慨世之詞歸美少尹

林希元評巨源之去未必可方二疏退之顧欲張大

曰不知有無云云則巨源之美不可掩而已亦不失言其斟酌如此

林希元諸本作林希逸恐非是

送高閑上人序

韓文公

補贊寧高僧傳閑鳥程人克精書字宣宗嘗召入以草聖對御遂賜紫衣後歸湖州開元寺終焉

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完而

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

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於九秋之

於奕伯倫之於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

徒業者皆不造其堂不齊其截者也往時張旭善草

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

聊不平有動於心必於草書焉發之觀於物見山水

此序全本于莊子時時見痕跡雖韓公未能盡去陳語  
姜由基史茅坤云大周本紀也議論所謂丁莊子養道進于技生主師曠者補膠古孝孟子難婁反  
有傳市南齊音齊藏宜僚莊子音資王維楨云徐無鬼夾音資王維楨云秋孟子告闕闕以來子劉伶有奇岬處酒德頌伎八大反雋作技



千古確言

何等過接得巧

一州書而推本到此亦無人說

春臺後讀為莫萬幾為平聲

奇而又奇

本段有關異端意

崖谷鳥獸蟲魚艸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鬥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於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於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許他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又進利害必明無遺錙銖情炎於中利欲鬪進有得有喪勃然不釋然後一決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解外膠影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墮委靡潰敗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許他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

翻顧充云又轉一意收

技能閑如通其術許他則吾不能知矣通考云

謂人必有不平之心鬱積之久而後發之則其氣勇決而後必精今高閑既無是心則其為伎宜其意委靡而不能奇但恐其善幻多技則不可知耳此自韓公所見非如畫史祖師之說也

茅鹿門評其用意似莊子而其行文造語叙述處亦大類莊子

林次崖評高閑上人無可說因他能書遂就張旭者胸中無此意也者胸中無此意也

錢豐寰評通旭之術而後可學書然其意渾淡引而

顧迴瀾評僚在秋奕等並論放蕩不羈送殷員外使回鵲序 韓昌黎

顧迴瀾評 蔣註為林 希元語 考異諸本



無使回體三字

補物子云通篇止敘事

憲宗此段待夷狄得休

考異法或作術

與為也茅坤云生色凜然

考異殷大夫或作殷

補元和十二年詔殷侑副宗正少卿李孝誠使回鶻

唐受天命為天子凡四方萬國不問海內外無小大咸臣順於朝時節貢水土百物大者特來小者附集元和睿聖文武皇帝既嗣位悉治方內就法度十二年詔曰四方萬國惟回鶻於唐最親奉職尤謹尊中國得丞相其選宗室四品一人持節往賜君長告之朕尊中國得體意得體又選後學有經法尊中國得體應後通知時事者一人與之為貳由是殷侯侑自太常博士遷尚書虞部員外郎兼侍御史朱衣象笏承命以行朝之大夫莫不出餞酒半右庶子韓愈執盞言曰殷大夫今人適數

侯持或作

世離別

考異諒

無矣守

道恐誤

之誤

程不識

史記

劉充陽

劉充陽異本為謝坊得

劉充陽曰以責已待

百里出門惘惘有離別可憐之色持被入直三省丁寧顧婢子語刺刺七迹不能休今子使萬里外國獨無幾微出於言面豈不真知輕重大丈夫哉只記此丞相以子應詔真誠知人矣士不通經果不足用於是相屬為詩以道其行云

學班掾之文其謹嚴處如

原毀

韓文公

補蔣之朝注原道云淮南子有原道篇注原本也公所命名之意亦如此物子曰原人原道論也而列之論也文體明辨則別立原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



平本二大人二大柱  
耗上有立  
立論  
字無立論  
二字

梅禹金云  
舉舜與周  
公以見希  
聖意

唐文獻云  
只轉說一  
即無一說  
神  
二字

於上面能  
字中生出

周故不怠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人有舜者其  
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己曰彼人  
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  
如舜者就其如舜者聞古之人有周公者其為人也  
多材與藝人也求其所以為周公者責於己曰彼人  
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  
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  
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  
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身者重以周乎其於  
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

脩考與諸  
本作修下  
皆同

廉字新音

善字

周之象云  
此一段言  
今人不如  
古人得感  
慨意味

只就上面  
能善兩字  
翻弄許多  
光景

董份云此  
切中時弊  
善得小人  
賢如能

為藝入矣取其一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  
然惟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脩也一藝易  
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  
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則不然  
其責人也詳其待己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  
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  
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  
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於人也曰彼雖  
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  
一不計其十究其舊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

三才章九節平本

卷之一

二十四



弊疾

樓迂齋蔣樓迂齋云  
註為茅坤曲盡忌者  
考其意嘗  
之情只說  
作吾常  
忌者而急  
者自可知

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是之謂不以衆  
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東得吾未見其尊已也  
雖然為是者快轉得有本有原忌與忌之謂也忌者不  
能脩而忌者畏人脩吾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  
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  
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  
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  
其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疎  
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  
說於言懦者必說於色矣是故事脩而謗興德高而

難矣考異  
諸本作已  
作爲也  
幾物子為  
平聲春臺  
讀為冀  
矣考異諸  
本作歟  
關原本華  
本皆作行

毀來嗚呼士之處此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  
矣將有作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而理  
矣

唐荆川云  
巨古今有  
數文字當  
與原道並  
垂不朽

謝疊山評此篇巧處妙處在假托他人之言辭  
錢湖東評此是一正一反雙關文字  
顧廻瀾評此文下字皆有法度重周輕約詳廉忌忌  
茅鹿門評秦漢以來無此調昌黎創為之然感慨古

來下華本  
有故字無  
爲字



正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一 畢

正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二

宋 廣信 疊山先生謝枋得批選

明 太史 九我先生李廷機評訓

日本東都 藍田 東龜年補訂

放膽文

辯難攻擊之文。雖厲聲色。雖露鋒鉞。然氣力雄健。光燄長遠。讀之令人意強而神爽。初學熟此。必雄於文。千萬人場屋中。有司亦當刮目。

爭臣論

韓文公

陽城字亢宗。定州北平人。性好學。貧不能得書。乃求為集賢寫書吏。竊官書讀之。晝夜不

場屋謂首  
試場

與本吏作  
史非是



盡心下而  
泥於親矣

此等文格  
似齊整却  
又不齊整  
所以為高  
手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為有道之士乎哉乎哉

學廣而聞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

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得敘

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為諫議大

文者乎  
炙上異本

樓迂齋云  
視其德句  
便含有不  
諫意

夫人皆以為華陽子不色喜居於位五年矣此句便

視其德如在草野彼豈以富

貴移易其心哉先下此數句下章要用下恒愈應之曰

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用前言惡

得為有道之士乎哉直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

高尚其事蹇之六二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

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德不同也若蠱之上九

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

位而高不事之心陽子不免曠官曠官之刺興應王臣不

則冒進之患生應無用匪

法應無用匪

艮下坎上  
蹇

文詞燦爛  
翠羽明珠  
自是奪目

呂東萊云  
陽子未出  
時如此  
陽子既出  
時宜如此



尤之矣與

諸本無之

字

考與諸本

無實一匹

夫四字將

注或有實

一匹夫四

字或作實

一匹夫下

再出陽子

責得他最

波

將本及焦

以下三段

志不可則而尤之不終無也蓋上九象曰志可則也

今陽子實一匹夫在位二字不為不久矣聞天下

之得失六字不為不熟矣天子待之四字不為不加

矣此三句上異下而未嘗一言及於政視政之得失

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

官則曰諫議也二字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五字問

其政則曰我不知也三字此三句上同

固如是乎哉三字且吾聞之第二有官守者不

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兩端說此

今陽子以為得其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

乎哉恐非

是

皆用三且

字故為進

步作波瀾

穆文熙云

一段關鎖

大抵難文

字須教他

不可逃避

自前難到

此都無辭

可避

原本華本

作都無辭

第坤云有

此轉換方

見波濤

補書周書

君陳

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陽子將為祿仕乎設兩端

得三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

仕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

者可也此一段亦孟子說看他添字蓋孔子嘗為委

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曰會計當而已

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此一段亦孟子說看他添字

若陽子之秩祿不為卑且貧章章明矣而如此其可

乎哉此一段或曰否非若此也第四夫陽子惡訕上者

惡為人臣招音其君之過而以為名者故雖諫且議

使人不得而知焉書曰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



於作干

林希元云  
改段提起

王整云此  
段是瞋目

張膽說甚  
疎暢最有

神采

呂祖謙云  
陽子職在

諫官而非  
宰相之職

故公詳辨  
之

陽子下考  
異諸本有  
之字

爾后于内爾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  
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  
如此茲所謂惑者矣入則諫其君出則不使人知者  
大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夫陽子本以布  
衣隱於蓬蒿之下主上嘉其行誼擢在此位官以諫  
為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朝廷有直言骨  
鯁之臣天子有不僭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巖穴之士聞  
而慕之枝葉相生東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  
說致吾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  
臣宰相之事非陽子之所宜行也緊要重複提撥得  
醒學史記檀弓文

仕考異諸  
本作起

考異諸本  
無心字考

異有下或  
有心字

華本注意  
新數字為

呂語

義考異諸  
本作又

砭苦骨切

音肅勞極

也

突陀骨切

寗突也異  
本有作突

者音要室

東南隅也

恐非是

湯賓尹曰  
及復辯論

攻得陽城  
了無逃躲

直令愧

殺

林希元曰  
此一段景

徹策切當

之尤者

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張聞其過乎是啓之也  
或曰第五陽子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君用之  
不得已而仕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責之深也愈曰  
自古聖人賢士皆非有心求於聞用也意新一段  
意起于此段  
其時之不平人之不義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  
以兼濟天下也孜孜砭砭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  
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彼二聖一賢者有權  
豈不知自安佚之為樂哉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  
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已誠欲以補其  
不足者也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



考異諸本  
作聖賢者  
時人之耳  
目也時人  
者聖賢之  
身也于賢  
作於賢

考異下于  
作於八大  
及雋二千  
皆作於

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焉。聖賢時人之耳目。時人  
聖賢之身也。且陽子之不賢則將役于賢以奉其上  
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閔人窮也。愈擊惡得以自  
暇逸乎哉。或曰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誣以為  
直者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于辭  
乎。前五段攻擊陽子直是說他無逃避處。末一段  
假或人之辭以攻己其言甚峻此文法最高  
盡言以招音翹人。過國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成  
七年左傳齊慶克通于魯孟武子與婦人蒙衣乘輦而  
入于閔鮑牽見之以告國武子武子召慶克而謂之  
慶克久不出而告夫人曰國子請我夫人怒云云國  
佐從諸侯圍鄭以難請而歸遂如盡師殺慶克以穀  
叛云云十八年經齊殺其大夫國佐齊為魯氏  
之難故甲申晦齊侯使二華克以戈擊國佐

朱國祚云  
華本為呂

朱國祚云  
引前說後  
神圓不滯

字將注作  
家

茅坤云就  
雁第四問  
就作掉尾  
雁起處分  
毫不鬆此  
極文字匠  
手處

之朝師逃于于吾子其亦聞乎。愈曰人來攻擊者甚急  
君子居其位則思死其官此一句未得位則思脩其  
辭以明其道此一句我將以明道也。非以為直而加  
人也。且國武子不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國此意  
是以見殺。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補周語下單襄公  
與焉立於淫亂之國而好盡言以招人過怨之本也  
唯善人能受盡言齊其有乎云云齊人殺國武子  
謂其聞而能改之也韓文公所以敢攻擊陽子者亦  
盡言必不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為有道之士也。今雖  
不能及已。陽子將不得為善人乎哉。到底不肯以有  
陽子是箇好人如何泯沒得好處。此未句結得絕  
妙蘇東坡作范增論攻得他無逃避處結句乃云雖



歐陽公上  
范司諫書  
歐陽第四卷

考異諸本  
察下音也  
字倡作唱  
考異諸本

純是敘事

混音寔

律

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夫項羽  
不亡增亦人傑也哉正是學韓子

樓迂齋評此篇是箴規攻擊體是反難文

呂東萊評此是意勝反題格從前難到底已極了未

後須用放他著格從前難到底已極了未

簡賢者大抵文字須當抑揚若作漢唐  
君臣文字先須取他長處後說他短處

茅鹿門評截然四問四答而  
首尾關鍵如一線

諱辯

韓文公

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  
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  
為非聽者不察和而倡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子與  
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

混曰下有  
若不明白  
四字

翻蓋去鳩  
切音丘

註鄭玄註  
全據禮弓

茅坤云嫌  
名獨生一  
脚作波瀾  
極奇

經

按昭王康  
王之考

言微不稱在言在不稱微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

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蓋之類是也為蓋草名詩音

蓋記曲禮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註為其難避也嫌

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蓋也偏諱一名不諱

諱也孔子母名微在言在不稱微言微不稱在

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說破不犯諱此言法也

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子

論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

歟引聖人以証周公作詩不諱謂文王名武庚後又

則不諱也孔子不偏諱二名若曰末不春秋

不諱不諱嫌名若衛桓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周康

正文章九範平水

卷之二

六



異諸本皆典

作孫謬矣

當作子

楊表禮檀

弓

考照諸本

嫌下有

字

虞集一作

茅坤

太祖謂高

祖李淵之

祖父李虎

代祖謂高

祖之父李

兩周時初

封唐公

代宗諱豫

謝疊山云

此一句又

設疑問之

不直說破

甚妙

虞集云自

周公作詩

至此凡十

事變作八

樣句法極

鏗鏘有力

正一音轉轉言

卷之二

音釗。曾參之父名皙。曾子不諱。昔若曰昔者言周

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杜度以其名同武蓋。故曰

其字呼之。又去其伯。此其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

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

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

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

許勢秉饑也。許近太祖廟諱。勢近太宗廟諱。秉近代

名世民。代祖名。惟宦官宮妾。此一段蓋是不諱嫌名

二段。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觸犯。士君子立言行

事。宜何所法守也。將要收歸周孔曾參事。且問。今

考之於經。質之於律。誓之以國家之典。賀舉進士。為

可邪。為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以無譏矣。

收意。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士。二

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勢勝於曾參。

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不

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官宮妾。則是宦

官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

呂東萊評。洪云。李賀父晉肅邊上。從事賀年七歲。以

不避家諱。文公特著諱辯之一篇。又曰。張

昭論。舊君諱云。周穆王諱滿。至定王時。有

王孫滿者。厲王諱胡。至莊王之。子

名胡。其比甚多。退之諱辯取此意。

王文章九龍平木

卷之二

七

以論為近

代宗廟諱

以機為近

玄。廟諱

陰基

立言考異

諸本作言

言或作立

言

又云。收拾

前意極辨

全篇文法

從孟子來

補。祖來先

生云。曾參

在上。諱名

主孝。曾參

在下。主較

賢不賢。

孫權封侯



謝疊山評

理強氣直意高辭嚴最不可及者有道理  
可以折服人全不直說破盡是設疑作爲  
兩可之辭待智者自擇此別是一樣文法

茅鹿門評

此文反復奇險令人眩搖實自顯快三段  
後尾抱前辯難只因三段中時有遊兵點  
綴便足

錢豐寰評

考之於律質之於經誓之於典三段中辯  
得曲折如虬龍之不可羈絡一總處尤有  
歸宿至於末後四轉尤奇

顧廻瀾評

波瀾疊出轉折有神  
如真人虎網一動一緊

胡秋宇評

避諱始於周人其說雜出於禮記諸書然  
大意不過如韓公所引而已此文明白痛  
快無可復疑而唐人終不以爲然故舊史  
稱韓公之文而云有大紕繆者蓋指此篇  
也按小說裴臯之子德融就試時高諧以  
禮部侍郎典貢舉諧曰伊諱臯向其下及

飲聲異本  
作斂色

補林有望  
云桐葉封

弟史佚成  
之明矣若  
周公入賀  
史不之見  
然其事又  
見劉向說  
苑有不可  
信者

桐葉封弟辯

第困一生事矣後除屯田員外郎與同官  
謁右丞盧簡求盧延同官入而揖裴曰員  
外是何人下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見蓋絕  
之也又崔殷夢知舉吏部尚書歸仁晦以  
某見進表讓此官矣仁晦始悟己姓乃殷  
夢家諱蓋其父名龜從也一事皆迂雖可  
笑然可見唐人習俗如此夫父名臯子不  
得於姓高下登科父名龜從子不列  
姓歸人於榜况終身名爲進士者耶

柳子厚

補唐柳子厚名宗元子厚字其先蓋河東人  
官至禮部員外郎附王叔文坐貶永州司戶  
後徙柳州刺史有文集○補說苑君道篇成  
王與唐叔虞燕居前梧桐葉以爲珪而授唐  
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唐叔虞喜以告周公周  
公以請曰天子封虞耶成王曰余一與虞戲  
也周公對曰臣聞之天子無戲言言則史書  
之工誦之士稱之於是遂封唐叔虞於晉周



呂東萊云此一段只是敘事

開二段說切中肯綮

肯綮莊子養生主篇弱下本集諸本無弟字非是也本集諸本作邪

公旦可謂善說矣。一稱而成王益重。言明愛弟之義。有輔王室之固。○國史記晉世家成王與叔虞戲。別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叔虞。成王曰。吾與之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言則書之。禮成之。樂歌之。於是遂封叔虞於唐。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邪。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邪。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與人。與小弱弟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此是正論。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也。○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

四到字一皆作倒

至何若難得到處大抵難文字須難得到譬如爭訟須爭得到前既難到須說正理

逢迎也

特本集諸本作直

缺音缺缺缺者小智貌華份云佚夷質切周武王時太

舉而從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破得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大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此。段是。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君臣者邪。是特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結東有不盡意。不指定。封唐叔史佚成之。此。高。結。



史尹佚事  
見史記晉  
世家

史下木集  
諸本有官  
字

前發上本  
集諸本有  
正月二十  
一日某節

退之侍者  
十六字

本集諸本  
無史筆之  
筆

呂東萊評此一篇文字一段好如一段大抵做文字  
謝疊山評七節轉換義理明瑩意味悠長字字經思  
與韓愈論史書  
柳柳州

前發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彙私  
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  
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據宰相意以為苟以史筆  
榮一韓退之邪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已而  
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為私書  
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  
為生一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為

二段以重  
明輕

本集諸本  
無則字

回曲也  
本集諸本  
於作于

宋蔡雋作  
蔡宋

能以異本  
作能行以

至此不有  
人禍又生  
一意

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為故使退之為御史中丞大夫  
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  
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邪在御史  
猶爾故使退之為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  
益眾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  
庭外衢而已邪則何以異不為史而榮其號利其祿  
者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為  
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苟直雖死不  
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  
宋蔡齊楚者其時暗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



作本集作

諫本集諸  
本作赤

本集詳本  
以下有是

士本集諸  
本作事

范曄作後  
漢史以謀

反扶誅  
司馬遷作

史記遷言  
李陵武帝

以遷欲沮  
貳師下之

班固作漢  
書固辱罵

洛陽令种  
顏上怒以

事捕固固  
死獄中

崔浩作魏

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

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

以春秋為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為史其族亦誅司

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沽其直以鬪暴

虜皆非中道左丘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為史

亦盲不可以為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行中道

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惟在不直不得

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士多韓書云豈一人

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

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邪如退之

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後來繼今者亦各

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

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云磊磊軒

天地者未必不沈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

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為官守邪又

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

而猶懼如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之

慷慨自謂正直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

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如此而

萬作決必  
不沈沒本  
集作決必  
沈沒蔣注  
諸本皆作  
決必不沈  
沒於文義  
不洽一作  
未必不沈  
沒此因決  
字而改之  
者聲按朱

史立碑以  
彰直眾怒  
譖于魏武  
帝以為恠  
揚國惡帝  
怒遂族誅  
崔浩  
補司馬遷  
書左丘失  
明厥有國  
語  
禮禮檀  
子夏喪其  
子而喪其  
明  
韓書有云  
若有鬼神  
將不福人  
補韓書又  
云夫重唐



子注韓書 鉅跡及賢  
引柳此文 士大夫事  
只作決必 皆嘉嘉軒  
沈沒今从 天地決不  
之年按作 沈沒  
決必不沈 茅坤云此  
沒似是今 以其平生  
韓書則作 所自負者  
決不沈沒 責之  
准本集諸 圃行行去  
本作進懼 聲剛強貌  
如此作懼 責之甚切  
於此  
自謂本集 補春臺云  
按勝爭臣 論  
為  
今下本集 諸本無人  
字  
幻師一作

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宜更思可為速為果卒以為  
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人  
當為而不為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  
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收然東語警策

謝疊山評此書文公不復辯亦理勝也服子厚

呂東萊評是退之論臣論口吻頗

茅鹿門評古人規模間架聲響節奏皆可學惟妙處  
不可學譬如幻師塑土木偶耳目口鼻儼  
然似人而其中心無精神魂魄不能活動豈  
人也哉子厚此篇全學韓昌黎諱辯去難  
倒他須是讀書時一心兩眼痛工夫得  
他好處故一旦臨文惟我操縱惟我開闢  
一莖州可化丈六金身此自得之學也難以筆舌傳也

便師

顧迴瀾評退之亦是不易服之子厚反覆攻辯責得  
不可逃避而步驟馳騁藏鋒不露讀之自  
味有滋

### 晉文公問守原議

柳柳州

補傳二十五年左傳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  
鞮對曰昔趙衰以壺餐從徑餒而弗食故使  
原處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原邑乃周襄王所難其守問寺

人勃鞮閹宦○敘事起以畀趙衰賢余謂守原土政

之大者也節所以承天子按有力分樹霸功致命見

諸侯不宜謀及媀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節

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好字而獨

一本下四  
句作下字  
下句

呂東萊云  
上說朝與  
宮下說卿  
相寺人下  
四句不合  
掌所謂異  
樣不俗  
齊威公用  
豎刃因內  
寵殺群吏

王文正公集

卷之二

十二



檀慶

謀議本集  
董思白云  
况當其時  
句生下孤  
先二句亦  
應御相大  
抵如貫珠  
前既說不  
謀于御相  
到此說疏  
外意到語

既東萊云  
呂東萊云  
既是高說  
到此正難  
解說故以  
土則大幾  
句見得有  
力回互好

八大強作

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  
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况當其時不乏謀議  
之臣乎節孤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  
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與媒近相應其可以為法乎且  
晉君將襲齊桓之業換新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節然  
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引事則獲原啓疆  
適其始政備公二所以觀視諸侯也而乃背下字其  
所以興跡其所以敗好文字然而能霸諸侯者五節○  
好下文以土則大以力則疆以義則天子之冊也晉  
冊命為侯伯伯誠畏之矣十八年魯僖公二烏能得其心服哉

處

誤八大作  
始則問以下  
本集八大  
作則問非  
失舉也蓋  
失問也非  
是朝鮮本  
作則問雖  
失問亦非  
本集八大  
加作若况  
下有於字  
失下無之  
字

引外事結  
切體

本集越上  
無音字非  
是

其後六節景監秦孝公得以相衛鞅商鞅弘石弘石  
帝宦得以殺望之蕭望之誤之者誤了他晉文公也鳴  
呼節得賢臣以守大邑此指之公則問非失問  
舉非失舉也然猶蓋當時陷後代如此此指秦漢况問與  
舉精神又兩失之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  
以附春秋許世子止晉趙盾之義人是一意  
公二年趙穿弒靈公春秋書曰晉趙盾弒其君夷臯  
又昭公十九年許悼公疾飲太子止所進卒春  
秋書曰許世子  
止弒其君買

謝疊山評字字經思句句有法無一懈意  
洪野處評文章有淵源有機杼有關鍵有法度



謝此評與  
桐葉封弟  
辯評結句  
全同

八大及華  
本無時字

熟讀之吾文唐矣不兩漢若乎漢矣不三  
代乎欲然自視未能參於柳州刺史之與  
則日引月長  
不至不止也

呂東萊評

看回互轉接貫珠相似辭簡意多  
大抵文字使事須下有方言語

胡秋宇評

此篇極峻潔極警  
拔但欠舒徐耳

顧迴瀾評

得韓之奇  
步驟謹嚴

朋黨論

歐陽公

在諫院時進○補宋歐陽公名脩字永叔永  
豐人歷官至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作唐書  
及五代史集三代以來金石刻為二千卷卒  
贈太子太師諡文忠所著有易童子明詩本  
義居士集內外制奏議四六集等公號廬陵  
謫後號醉翁後又更號六一居士○仁宗時  
杜衍富弼韓琦范仲淹位執政歐陽脩余靖  
王素蔡襄為諫官欲盡革弊政共致太平陳

辨八大作  
辨下同

茅坤云此  
世名言

本集諸本  
作祿利作  
財貨作而  
爭先  
本集諸本  
作或利盡  
疎乃齊景

利盡則交  
疎乃齊景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

人而已此三句是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

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二句一此自然之理也驚

然臣謂小人無朋警策刺惟君子則有之此轉其

故何哉解上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貨財也當

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說小人無朋

及其見利則爭先或利盡則交疎甚者反相賊



而交疏則  
其相賊害  
其害亦朋  
老偽也一  
句下得甚  
有力

本集諸本  
無時字

歐陽脩論  
事切直人  
視之如仇  
帝獨獎異  
看至此謂  
侍臣曰歐  
陽脩何處  
得來  
補八元八  
凱文十八  
年左傳凱  
作性  
上以堯舜  
分言專言

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應前  
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  
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  
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  
君者呂云一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策  
有力則天下治矣堯之時小人共工驩兜等得四  
人說為一朋君子八元八凱好十六人為一朋舒  
隲數構載大臨危降庭堅仲容叔達謂之八凱伯舜  
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謂之八元舜  
佐堯退四凶小人之朋而進元凱君子之朋前堯之  
時天下大治及舜自為天子過接而臯夔稷契等二

以紂與武  
王合言之  
言治亂相  
間  
本集諸本  
無此字

廚音皮  
或八大作  
咸

治  
茅坤云翻  
上通前力  
為洗發  
此以漢唐  
分言專言  
亂

十二人並列于朝更相稱美更相推讓凡二十二人  
多為一朋而舜皆用之文勢天下亦大治書曰紂有  
臣億萬惟億萬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紂之時億萬  
人各異心可謂不為朋矣然紂以此亡國周武王之  
臣三千人警策為一大朋而周用以興後漢獻帝時  
盡收天下名士囚禁之目為黨人漢之黨錮有三君  
廚有張儉范滂李膺郭泰等為之魁及黃巾賊起張漢室大亂後方悔  
悟相靈獻盡解黨人而釋之然已無救矣唐之晚年漸  
起朋黨之論前此李德裕之黨多君子牛僧及昭宗  
時盡殺朝之名士或投之黃河曰此輩清流可投濁



本集八大  
作人  
本集八大  
作善人為  
明

本集八大  
以下無其  
字辨作辭  
本集八大  
由此而作  
用此以嗟  
乎作夫治  
亂與亡作

此點字處  
皆提起說  
如人反說  
呂東萊曰  
錯落可誦  
呂又云上  
幾句說有  
力若無一  
句承得有  
力亦徒然  
譬之千鈞  
一眇木承  
之則腰折  
了下一句  
須有句

流而唐遂亡矣。朱全忠時盡殺夫前世之主能使人  
異心不為朋莫如紂能禁絕善人之朋莫如漢獻帝  
能誅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漢唐二段然皆  
亂亡其國。天子看到此更相稱美推讓而不自疑  
莫如舜之二十二人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後世  
不謂舜好得為二十二人朋黨所欺而稱舜為聰明  
之聖者。歸根以其能辨君子與小人也。周武之世舉  
其國之臣三千人共為一朋自古為朋之多且大莫  
如周然周由此而興者善人雖多而不厭也。尤有嗟  
乎治亂興亡之迹。結繳前舜與武王二段為人君者可以鑒矣。

其亡治亂  
須有力一  
作須著力

旺音質

漢元帝二年弘恭石顯奏蕭望之周堪劉更生朋黨  
請召致廷尉上初立不肖廷尉為獄也可其奏後赦  
望之欲倚為相恭顯等復誣望之不悔過懷怨望非  
願屈之于牢獄塞其快快則聖朝無以施恩厚遂  
飲鳩自殺。漢桓帝九年宦官教張成弟子牢脩告  
李膺等養太學游士結諸郡生徒共為部黨誹訕朝  
廷移亂風俗逮捕下黃門監北寺獄所引二百餘人  
禁錮終身又儒學有行義者宦官皆指為朋人死徙  
廢禁又六七百人。竇武陳蕃劉淑為三君君者言  
一世之所宗也。李膺荀昱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  
朱寓為八俊俊者言一世之英也。郭泰范滂尹勳巴  
肅宗慈復馥蔡衍羊陟為八顧顧者言能以德行引  
人者也。張儉翟超岑旺范康劉表陳翔孔昱擅敷為  
八及及者言能導人追宗者也。度尚張邈劉儒胡毋  
班泰周蕃嚮王章王季為八廚廚者言能以財救人  
者也。儉為之魁。唐昭宗天祐二年貶裴樞崔遠獨  
孤損陸扈王溥趙崇王贊等其餘皆指為浮薄貶逐  
無虛日。縉紳一空。補按舜典新命禹垂益伯夷夔  
龍六人及四岳十二牧適滿二十二人其授  
契皋陶及折伯與朱虎熊羆七人則仍舊官。



諫起昌陵  
疏載漢書  
劉向傳

加本集諸  
本作施入  
於作人子

貞觀六年十二月辛未帝親錄繫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救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七年九月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

呂東萊評議論出人意表大凡作文妙處

茅鹿門評忠言謹論破千古入君之疑大率類劉向諫昌陵疏

顧廻瀾評歐廬陵朋黨論法至嚴而語至易至嚴所以別君子小人至易所以見忠誠剛正歐

公之文前儒所未有也

縱囚論

歐陽公

信義行於君子而刑戮加於小人立兩句刑入於死者焉發起乃罪大惡極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得眼目應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錄大辟囚三百餘人縱使還

貞觀六年十二月辛未帝親錄繫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救天下死囚皆縱遣使至期來詣京師七年九月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亡

匿者上皆赦之

本集諸本  
青作期無  
其字  
本集諸本  
無哉字非  
是

此一段為太宗解  
結上二段  
分說君子  
小人尤收  
得緊  
疑詞設問  
此二說出  
太宗骨髓  
來

一作賊上  
賊下二句

是上賊下  
二句如孟  
子以楊墨  
地禽獸必  
賊上下相  
賊意

家約其自歸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難能責其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歸無後者是君子之所難而小人之所易也此豈近於人情哉或曰罪大惡極誠小人矣及施恩德以臨之可使變下字而為君子蓋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為此所以求此名也一篇然安知夫縱之去也不意其必來以冀免所以縱之乎策又安知夫被縱而去也不意其自歸而必獲免所以復來乎此夫意其必來而縱之是上賊下之情也緩緩說意其必免而復來是下賊上之心也吾見上



先說為我

無君兼愛

無父類

前記太宗

六年字此

又說六年

亦是重疊

格

欲說不可

為常先立

此若夫一

句

華坤云先

說聖人所

以引八堯

舜三王

則不說堯

舜三王

之字

本集八大

天下有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下文相賊以成此名也驚人語烏有所謂施恩德與夫  
 知信義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茲六年矣不  
 能使小人不為極惡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視死如  
 歸而存信義愈壯此又不通之論也然則何為而  
 可曰縱而來歸殺之無赦而又縱之而又來此文字  
 便接何為而則可知為恩德之致爾然此必無之事  
 也結若夫縱而來歸而赦之可偶一為之爾此一句  
 法意一句句若屢為之則殺人者皆不死是可為天下  
 常法乎不可為常者其聖人之法乎是以堯舜三王  
 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異以為高不逆情以干譽

在后結辭

盡而意無

盡

盡

盡

盡

盡

盡

盡

盡

盡

盡

盡

盡

盡

盡

盡

盡

盡

盡

盡

本集八大

天下有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之字

謝疊山評文有氣力有光燄熟讀之  
 呂雅山評永叔文窮極古今變態如卿雲從  
 呂東萊評文最緊曲折辨論驚人險語精神聚  
 茅鹿門評文章紆餘婉曲說盡事理

春秋論

歐陽公

春秋書趙盾弑其君夷臯左傳謂趙穿弑靈  
 公趙盾為正卿亡不越境入不討賊故董狐  
 書曰趙盾弑其君左傳又曰仲尼曰董狐古  
 之良史也書法不隱趙宣子古之良大夫也  
 為法受惡惜也越境乃免  
 弑逆大惡也其為罪也莫贖其於人也不容其在法  
 也無赦法施於人雖小必謹况舉大法而加大惡乎

謹本集

大作為

卷之二

十八

歐公春秋

論三篇此

論蓋下篇

也

也

也



侮字破的  
言語

既輒加之又輒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用法不如是之輕易也論旨頭三子說春秋左丘明公羊高穀梁

赤此如原題書趙盾以不討賊故加之大惡而以盾非實

殺則又復見乎經以明盾之無罪是輒加之而輒赦

之爾應以盾為無弒心乎其可輕以大惡加之以盾

不討賊情可責而宜加之乎則其後頑然未嘗討賊

既不改過以自贖何為遽赦使同無罪之人其於進

退皆不可此非春秋意也趙穿弒君大惡也盾不討

賊不能為君復讐而失刑于下二者輕重不較可知

就使盾為可責然穿焉得免也今免首罪為善人云

而上本集  
八大有既  
字八大乎  
作於本集  
坤曰到  
此左右攔  
說本集

應前冒頭  
春秋用法  
不如是輕  
易句意

于本集  
大作於

本集八大  
無此字非  
是

劉寧云此  
一段則將  
幸免疑似  
說

而明本集  
八大作以  
明

呂雅山曰  
左右攔說  
無逃處統  
中果有果  
無字是

盾下本集  
八大有之  
字八大辨  
作辯

警策使無辜者受大惡此決知其不然也春秋之法使

為惡者不得幸免疑似者有所辯明秋意一句意

此所謂是非之公也據三子之說初靈公欲殺盾盾

走而免穿盾族也遂弒公而盾不討其迹涉於與弒

矣此疑似難明之事聖人尤當求情責實而明白之

使盾果有弒心乎則自然罪在盾矣不得曰為法受

惡而稱其賢也使果無弒心乎則當為之辯明必先

正穿之惡使罪有所歸然後責盾縱賊則穿之大惡

不可幸而免盾疑似之迹獲辨而不討之責亦不得

辭如此則是非善惡明矣今為惡者獲免而疑似之



本集八大  
於作干捨  
八大作舍

本集八大

茅坤云到此纔下手  
說呂東萊云  
上四五段  
教他無逃  
避處此方  
說正題  
此段辨得  
理亦勝以  
父病進藥  
事來說是

以作而雖  
上有曰字  
非是  
本集八大  
作不知嘗  
者作有愛  
父之孝心  
無進字未  
上有然字  
試在殺  
春秋昭十  
九年夏五  
月戊辰許  
世子止弒  
其君買  
垂教上本  
集八大有  
以字又作  
而

欲帶說許  
世子弒君  
之事  
圍蔽也  
汪道昆曰  
此段辨論  
許止弒君  
父事  
此段字字  
的切

人陷於大惡以上復申非春秋意一句意此決知其不然也若曰  
盾不討賊有幸弒之心與自弒同故寧捨穿而罪盾  
此乃逆詐用情之吏矯激之為爾非孔子忠恕春秋  
以王道治人之法也復申非春秋意一句意孔子患舊史是非  
錯亂而善惡不明所以修春秋就令舊史如此其肯  
從而不正之乎其肯從而稱美又教人以越境逃惡  
乎復申非春秋意一句意此可知其謬傳也問者曰然則夷臯  
孰弒之曰孔子所書是矣壯有趙盾弒其君也今有  
一人焉從前許多說話至此方說出正意父病躬進藥而不嘗又有  
一人焉父病而不躬進藥而二父皆死又有一人焉

操刃以殺其父使吏治之是三人者其罪同乎雖庸  
吏猶知其不可同也躬藥而不嘗者有愛父之心而  
不習於禮是可哀也無罪之人爾不躬進藥者誠不  
孝矣雖無愛親之心未有弒父之意使善治獄者蔽  
之猶當與操刃殊科况以躬藥之孝反與操刃者同  
其罪乎此庸吏之所不為也然則許世子止實不嘗  
藥則孔子决不書曰弒君孔子書弒君則止決非不  
嘗藥難者曰聖人借止以垂教爾對曰不然夫所謂  
借止垂教者不過欲人知嘗藥爾聖人一言明以告  
人則萬世法也何必加孝子以大惡之名又嘗藥之



王錫爵去  
此合說趙  
盾許止事  
而歸結之

八大反本  
集皆作然  
則盾曷為  
復見於經  
本集於作  
于

本集八大  
無曾字於  
作于下同

此明三子  
之說不可  
盡信  
茅坤云有

事卒不見於文使後世但知止為弒君而莫知藥之  
當嘗也教未可垂而已陷人於大惡矣聖人垂教不  
如是之迂也果曰罪止不如是之刻也難者曰曷為  
盾復見于經許悼公曷為書葬曰弒君之臣不見經  
此自三子說爾果聖人法乎悼公之葬且安知其不  
討賊而書葬也自止以弒見經後四年吳敗許師又  
十有八年當魯定公之四年許男始見於經而不名  
許之書於經者略矣止之事跡不可得而知也難者  
曰三子之說非其臆出也其得於所傳如此尋常到  
然則所傳者皆不可信乎曰傳聞何可盡信公羊穀

此一証纒  
抵辯得倒  
呂伯恭曰  
要難他人  
十分服須  
是掣十分  
顯處合他  
無可措詞

補隱三年  
公羊經夏  
四月辛卯  
尹氏卒穀  
梁經同○

孫明復名  
復著春秋  
尊王發微  
十二篇  
天子之大  
夫也其稱  
尹氏何賤  
曷為賤譏  
胡安國字

梁以尹氏卒為正卿左氏以尹氏卒為隱母一以為  
男子一以為婦人得於所傳蓋如此是可盡信乎云呂

呂東萊評此篇是反題格與韓文諍臣相類排斥之  
辭大抵要斥人須多方說教他無逃處此  
前數段可見

李方叔評歐公作春秋論最得春秋之法蓋公學春  
秋於胡瑗孫明復故寢賤謹嚴雖司馬子

白志宏評讀歐陽公之文端嚴而不可刻溫厚而  
不泛太平之氣鬱然見於毫楮間

茅鹿門評又發次篇所未盡更洗  
發辨推前儒所未有也

胡思泉評歐公之論直以弒君之罪生管大綱上儘  
見得但不說下所以然處必若胡傳之說始



康侯著春  
世卿世卿  
非禮也外  
大夫不卒  
此何以卒

足以服  
其心

天王崩諸侯之主也。○圃穀梁傳尹氏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於天子之崩為魯主。故隱而卒之。○圃左氏經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左傳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於寢。不祔於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圃宣二年胡傳趙穿手弒其君董狐歸獄於盾。其斷盾之獄詞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以是書斷。而盾也。受其惡。而不敢辭。仲尼因其法。而不之革。其義云何。曰。正卿當國。任事之臣也。國事莫酷於君見弒。不於其身。而誰責。死而越境。謂去國而不還也。然後君臣之義絕。反而討賊。謂復讐而不釋也。然後臣子之事終。不然是盾偽出。而實聞乎。故也。假令不與聞者。而縱賊不討。是有今將之心。而意欲穿之成乎。弒矣。惡莫慘乎。意今以此罪盾。盾雖欲辭而不受。可乎。云云。

正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二





